



我的祖父

◎季永健

在我人生的成长历程中，祖父对我影响非常大，尤其是祖父季文先生，他培养我阅读和写作能力的情景，历历在目。

我生长在20世纪60年代，那时，书店没有练字的辅导教材，也没有现成的识字卡片，祖父先用毛笔写好字，再一个个教我读，反复念，还指导我写，为我解读每个字的内涵，就这样日积月累，在我上幼儿园时就已认识好多字了。每周日带我逛书店，为我购买连环画成为祖父引导我阅读认字的一种方式。和平桥的新华书店，还有一个南大街长桥的新华书店是祖父常带我去的地方。每次去，祖父总要为我购买两本连环画，从小培养我的阅读兴趣。

《南征北战》《鸡毛信》《地道战》等都是我喜欢看的连环画。

祖父的三个子女都在外地工作，从我记事起，就清楚记得祖父每月要写三封信，分别寄给他们。祖父给子女的家书少不了三项内容：一是问候，二是鼓励，三是报平安。后来我给父母写信时，祖父从写信的格式、内容，不厌其烦地和我讲解了一次又一次。每当我信中有错别字时，他总耐心指出，并解读其含义和用途。正是祖父的培养和不断鼓励，我也慢慢喜欢上阅读和写作，至今笔耕不辍。

1981年，我参加高考失利。然而，我并没因此失志。待业期间，我参加了不少社会实践，出售报纸、

到企业勤工俭学、到学校工地值夜班……不断调整自己的心态，不断适应社会。高中时语文老师孙模专门为我写了篇报道——《高考落选以后》，刊登在当时的《南通市报》上。祖父看到了报纸上的文章非常高兴，赶到邮局购买了多份当天的《南通市报》寄给外地子女，也送了一份给我保存收藏，鼓励我在今后的人生道路上要进取努力。

祖父对我个人成长也是倾注了心血。只要有了点滴进步，他们总要鼓励我，一再嘱咐我要谦虚好学，要严于律己、宽以待人……这些始终回响在我耳边。又至清明节，谨以此文怀念远在天堂的祖父母，表达我对他们的思念之情。

用生命温暖生命

◎袁金泉

用生命温暖生命！这是我写完《大医精诚——徐克成》这本书后最大的感受。这是一部报告文学，2023年1月由江苏人民出版社出版，但我更愿把她称为“真实世界的记录”，一篇来自历史长河中的“现场报道”。

认识徐克成教授，是在2016年的秋天，徐克成到县人民医院为癌症患者进行义诊，于是，作为地方媒体的一名记者，我有幸在县人民医院活动现场见到并采访了这位德医双馨的“肿瘤专家”。缘于这次采访，徐克成教授的仁爱之心在我心中留下了初步印象。2020年，如东县政协“如东名人文史研究会”要编写如东籍名人丛书，时任政协主席的陈建华找到我，安排我来采写徐克成教授的医德人生。接到任务，我心里惶恐不安。这几年虽写过一些文学作品，但为这位德高望重的在国际上都享有盛誉的专家写传记，还是第一回。

微笑，是徐克成教授的标配！谈到高兴处，徐教授会从心底发出“哈哈哈”的朗朗笑声，让我忐忑不安的心，在笑声中释然，在笑声中，我慢慢树立了自信。随着采访的深入，一位慈祥随和、幽默儒雅的教授形象呈现在我的面前，他的翩翩风度、高尚人格、激情洒脱……彻底折服了我。他救治过的一个

又一个活生生的患者在我眼前浮现，似乎在对我说：“是徐院长，用生命温暖着我们的生命，用仁爱之心为我们撑起一片生命的蓝天！”

几次面对面的采访，他滔滔不绝，我惊叹他惊人的记忆力，他能记得一个又一个患者的名字，甚至手术日期。但他也有遗忘之事，于是他就会在某个深夜或某个清晨，忽然想起，把要补充讲述的事实和想法用微信方式发给我。

也许精神是会“传染的”。徐克成在身患肝癌动手术后的第13天，刀口尚未拆线，就“溜”到办公室办公、第16天为面部患巨大肿瘤的小孩味凤会诊、第64天飞往马来西亚，看望“象面人”秀慧……榜样的力量是无穷的，从一年平均要写20万字论文的徐克成身上，我汲取了无穷的力量，原本计划15万字的篇幅，不知不觉写了30万字，仍觉余兴未尽，还有许多内容没能写进去。

当我把初稿样书赶出来寄给徐克成教授审阅时，他给了我极大的鼓励，在微信里发来信息：“看完初稿，我几次流泪，我的人生经你的笔，让我思考，好像我要学学过去的我，让我不禁问自己，我现在还能再做一次过去的我吗？你写出了我的真实世界，谢谢你！”

2022年元旦，徐克成教授赋诗一首：岁月静好残雪辉/事业追梦若

艳梅/十七犹是少年心/凯歌送给有恩人。他要把自己患病做手术的2006年作为人生新的起点，他戏称自己现在“只有17岁”。因此，在家乡举办的“好人见面会”上，他通过电视直播向全县人民发出自己的心声：“作为从医58年的医生，我为人民服务的心有余而力尚足，生命至上，人民至上，为了人民的生命健康，我愿意生命不息，服务不止。”

取一个什么样的书名让我费了一番脑筋。按照徐克成教授的要求，既不要太文艺空泛化，也不能夸大拔高化，书稿几易其名，一直未定。徐克成教授说，他是一名研究肿瘤的医生，又是一名癌症患者，一个初步战胜了“癌王”的幸存者，书名就取《平民医生徐克成》吧！又在陈建华主席等领导的指导下，最后大家一致把书名定为《大医精诚——徐克成》。

广东著名作家黄国钦说，徐克成选择了一条布满荆棘的生命旅途：他在最得意时背井离乡，在最信守处遭际合作伙伴背弃，在最艰难境况下创办复大肿瘤医院，却又自身遭遇癌症的挟持……这个悬壶济世的医者，他的境界、抱负，他的追求、襟怀，他的前瞻、哲思，他的学术、技术，他的慈悲、慈善，给了我们很大的震撼。

我力求写出这样的“震撼”！



花凋

◎晓雪

春花烂漫。梅花、樱花、桃花、梨花都将次第含苞、待放、盛开。她们惊艳了摄客的镜头，悸动了骚客的文字，被采摘装饰在千家万户的花瓶里。关于她们那惊鸿一瞥的美色与身姿，还有那疏影横斜的暗香与浮动，古人与今人的诗句已经载不动。

只是春的花期是那么短暂。花事蹁跹，漫天遍地，花影婆娑，疑是玉人，可那都是一瞬芳华，她们其实从盛放伊始就开始了凋零的旅程，生命在最繁华时也是最寂寞时。

然而，春天是多么令人留恋！虽然它颠三倒四、说翻脸就翻脸，虽然它朝三暮四、忽冷又忽热。然而，春天总是展现出无与伦比的生气与活力，无论于哪一种生命，鲜花或人生，如果要在最青春时就面临离去，那注定都是一场最眷恋和最无奈的心殇。

于是，春天的花儿们在生死之神不断催促吆喝的威严之下，一步三回头，慢慢地，一片一片、一瓣一瓣，翻飞、飘舞、辗转、流连、悄然落地，似一阙无声叹息、如一曲呜咽抒情、像一章精灵之舞的挣扎与落幕。

因为这不忍离去，因为这对生命和青春的眷恋，当那花瓣儿历经千山万水，最终被大地抓捕，风尘押送着她走向寂灭时，她依然完好无损、一身靓丽，妖娆的色彩缤纷在她的花翼，袭人的香气在她的耳鬓，她还是如此鲜活、如此年轻美丽。

春的花凋，一瓣一瓣，花落惊风雨。短暂绽放之后就戚然陨落的生命，令人凄恻而唏嘘，但她却留给人们永远美好的青春记忆。而另一种花凋，她在秋天上演。如果说，春天的花谢在伤感中有一种唯美和永恒，那么秋天的花凋呢？

秋色枯黄，秋声里秋花惨淡，秋天不是花的季节，秋天是霜叶红于二月花，然而“闲鹭栖常早，秋花落更迟”，秋花往往有更漫长的花期，很多是从夏季走来，当走到秋季时，她其实已很累很老了，“秋花惨淡秋草黄，耿耿秋灯秋夜长。已觉秋窗秋不尽，那堪风雨助凄凉！”虽然她在枝头时仍在努力保持鲜艳颜色，但她很可能一夜间就从枝头消失。

她去哪里了？她已整朵凋落，萎谢于黑尘灰土，不流连、不辗转、不作一丝一毫的飞舞挣扎，决然离去。汪曾祺是草木的知己，他对很多花有精辟的概括，他说他没见到过一朵凋败在树上的茶花。茶花是前一刻还红红火火，下一刻却已整朵掉落，如同断头。

相对于茶花的决绝凛然，大部分秋花其实是先整朵整朵地枯萎，然后再整朵整朵地砸落，她们对生命的解读显露出曾经沧桑与漠然，她们再也不会像樱花一样如泣如诉，也不会像梨花一样纷飞如雨。她们没有了鲜亮的色泽，也没有了如蜜的香气。她们腐朽枯萎，写着死亡和丑陋，是那么可怜而又令人绝望。秋的花凋，整朵整朵，花落泣鬼神。

有人说，无论是春天还是秋天，花落的姿势都绵藏着生命的密码，只是我们还没读懂它，然而我却以为，不管哪一种，都让人悲伤。如果生命最终是一条不归路，我宁愿选择埋葬在春天里。

